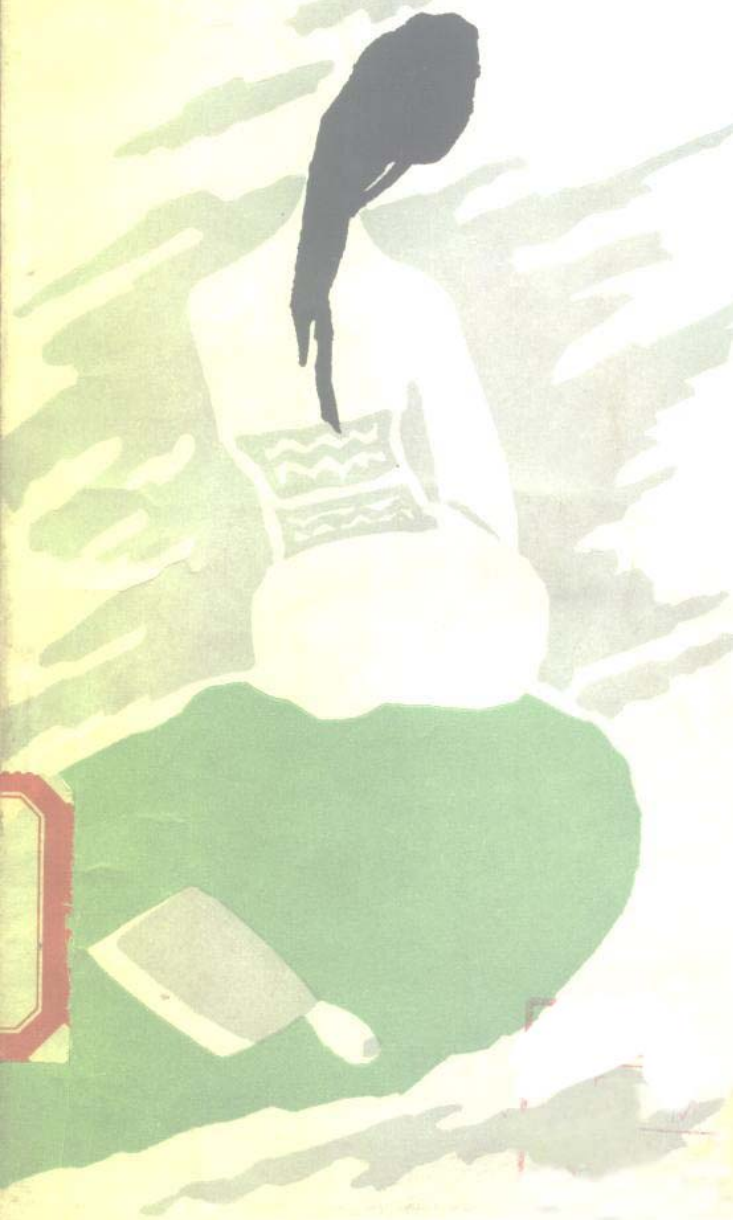


〔日〕鸟井加南子 著
王 启 元 译

巫女的后裔



巫女的后裔

〔日〕鸟井加南子 著

王 启 元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天女の末裔

昭和五十九年九月十日、第一刷発行

著者 鳥井加南子

巫女の後裔

〔日〕 鳥井加南子 著

王 启 元 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49,000

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6,000 册

书号10228·226 定价1.70元

译者的话

《巫女的后裔》(原名《天女の末裔》)是当代日本作家鸟井加南子的作品。本书荣膺1984年度颇具权威的日本文学奖——江户川乱步奖榜首。

作者以美丽、善良的巫女不慎受辱为引线，围绕着日本的民俗信仰，创作出一个高潮迭起、令人震惊的故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对人物的心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虔诚纯朴的人物形象。此书结构紧凑，情节曲折，文笔生动，感情真挚。作者热情地赞扬了“善良”，无情地谴责了“邪恶”，从而给人们以一定的教益，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曾几次承教于周丰一先生和日本国会图书馆富注高志先生，谨在此深表谢意。

目 录

序	神动杀机	1
第一章	处女怀胎	6
第二章	失常的圣母	53
第三章	伤心的女神	84
第四章	神秘的女人	110
第五章	对山村少女的回忆	154
第六章	首席巫女的诅咒	178
第七章	镜子里的巫女	201
终 章	母亲的遗像	226
附 记	龙神的妻子	242
后 记		259

序 神动杀机

1

一九六〇年十月七日清晨，急救人员缓步走下昭和町(岐阜县王御泷郡)大字神守字^①山上十三号山崖。他们留心着脚下可能出现的塌方，小心谨慎地移动着脚步。

山下大约十五米远的河滩上，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鲜血染红了河滩上的白石头。他遍体鳞伤，流血过多，已经生命垂危了。

急救人员抱起浑身血污的男人，他用十分微弱的声音絮叨着，似乎想报告什么。

“喂，坚持住啊！你说什么？噢，是被神杀的，你是说遭到神的报应吗？”

急救人员予以紧急处理之后，用担架往山上抬他的时候，那个人就断了气。男人不仅是从高山上滚下来的，而且腹部有一处用凶器刺得很深的伤口，所以流了大量

^① 字为日本最小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相当于我国的村。——译者注

的血。

血迹留在山崖上，不必等警察来也可以清楚，男人是在山上被刺伤后滚下山去的。

一把擦得干干净净的菜刀丢在山坡上，旁边坐着一个女人。她一头长发，面无血色，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那双忧郁而黑眼珠过大的眼睛里包含着忐忑不安的神色。

由于十几天以前连降暴雨，山崖崩塌，通往神守的公路已无法通车。急救人员接到电话，赶至现场已是事发一小时之后；此案报到昭和町派出所，警察来到现场则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女人仍然坐在那儿，神守村的人们远远地站在周围，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女人的苍白面孔。围观者和他们注视的女人都是衣着朴实的乡下人。

女人是产妇，一周前刚生过孩子。因此，腹部尚未复原，仍然圆鼓鼓的。可是，昨晚那有力地哇哇哭闹的婴儿突然失踪了。

警官审问了女人，她说：

“这是龙神的意志，龙神把孩子带走了。”

女人反复地这样说。

村里人不停地小声议论着：

“这个首席巫女太可怕了。”

“她在神守村的各个角落都撒下了灾难的种子。”

“瞧，这不是龙神做祟吗？要是得罪了龙神，迟早要

落得如此下场。”

“算了，别说了。齐藏是因为欺负了首席巫女才遭到报应的。我们如果不小心点儿，说不定哪天会让她用咒语要了命呢！”

村里人就此闭住了嘴，不敢说话了。再也没有人谈及首席巫女的事。

就这样，二十多年来，村里人从不谈论首席巫女。

2

一九八四年一月六日，佐山新藏照例去大雪覆盖的王御泷山登顶，对于在神守出生的行者新藏来说，这是新年期间不可少的活动。

二十多年前，在伯父齐藏的带领下，他第一次提心吊胆地登上了山顶，至今已登顶近三十次，从未出过闪失。如果加上夏天参拜王御泷山的次数，则有七十次之多，他对山上的每个沟沟坎坎都了如指掌，这是新藏的故乡嘛！如果死了，他希望把自己的墓碑立在伯父的碑旁，以便死后成为此山的神灵，让子孙后代祭奠。对于新藏来说，此山不仅是人生在世时的故乡，而且是灵魂的归宿。

尽管如此，冬天登顶仍是如履薄冰，岌岌可危的。尤其是，越过十分之八地段的龙神池之后，无论走过多少遍也是令人可畏的。如果一步不慎，就会头朝下跌入

无底深渊，别说性命，就连尸首也找不到。

据说，稍一出声，山就会摇动，所以在这一带谁也不敢说话，都全神贯注地注意脚下，一声不响地攀登。新藏一边默默地登山，一边暗自琢磨。

今天总觉有点困，昨天少喝一些御神酒就好了。

说老实话，今年寒拜，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心中一有鬼，龙神就更可怕了。

此刻，堂弟作藏步法矫健地走在前面。好象是说“新藏怎能行”似地跳上一块满是积雪的大石头，让新藏看看。

新藏怎肯甘拜下风呢？论经验，自己比他丰富得多，可偏偏他成了前座行者，而自己仍旧担任四天王。但是，没有首席巫女的前座行者算得了什么呢？不能让这小子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新藏怎能输给作藏？他也跳上了巨石，略微觉得不稳，不要紧，自己决不能在作藏面前丢丑。

但是，就在松一口气的时候，忽觉睡魔缠身。

奇怪，不应当这样啊。在这种险峻的地方怎能大意呢？是由于对山过于熟悉而艺高胆大呢？还是年近五旬而力不从心呢？

尽管如此，总是发困。怪呀，难道真要遭报应吗？

难道真是龙神？首席巫女是十分可怕的。象老一辈巫女说的一样，不要欺负首席巫女。但我确实是走投无路，才让她给我一点儿钱的。

那难道真是龙神的阴谋吗？不，那和伯父一样，神……

当他再一留心的时候，脚下的土地消失了。怎样用脚试探，也找不到坚实的地面，他失去重心，头朝下跌入了无底深渊。

无边无涯，向着深渊，向着黑暗的地狱落下去。新藏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第一章 处女怀胎

1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是个黄道吉日。举行婚礼的会场里，挤满了身着盛装的人们。在东京一流的赤坂帝都饭店的二楼美容厅内，美容师为把光顾的顾客打扮得更漂亮，而努力地工作着。

顾客中有一位脸蛋儿红晕的年轻姑娘。

从姑娘的脸上，可以看到二十三年前坐在神守山坡上那个面无血色的产妇的影子。她们年龄相仿，而且那双黑眼珠过大的眼睛里，同样充满着忧郁、孤独和不安的神情。由于有些激动，她的脸红扑扑的。她带着一件华丽的和服，似乎是有钱人家的千金。

姑娘用紧张而沙哑的声音回答着美容师提出的漫无边际的问题。她有点儿名古屋或关西口音。

“呵，从三重县的桑名来的。带着不少随身用的东西，够累的吧？”

“没什么。”

“和新娘是大学里的朋友吗？”

“是的。”

“哪个大学的？东京还是京都的？”

“不，是名古屋。”

“噢，名古屋啊。方才我看的那件和服，真够漂亮的。是母亲帮你选的吗？”

“不是。”

“是自己选的？”

“不，是祖母为我选的。是在举行加冠礼时为我选的。”

姑娘一开始就觉察到，每当答话时，在强烈的灯光下，自己的脸都变得通红，但并未觉得发烧。在面前擦得锃亮的大镜子里，清晰地映出了自己那浓妆艳抹的面容。

她对这里的一切都很不适应，却不厌其烦地，象木偶一样不动地任凭美容师摆弄头发，也不厌恶美容厅内的气氛。她甚至觉得与其那样发呆，还不如高高兴兴的呢。

只是美容师总不着边际地和她搭话。只要一问，就得挖空心思找答案。平时，她就畏首畏尾，不敢见生人，最怕和初次见面的人讲话，在美容厅里，虽然自己如坠云雾中，但仍然不得不象常人一样与美容师攀谈。平时，她一有不自然的感觉，心里就发慌。今天觉得来美容厅很不好意思，因此，爱脸红的毛病就又犯了。

这天，衣通绘到的是东京的高级美容厅。厅内灯光通明，设备豪华，越发使她心神不宁。

为了做出发型在往头上别发卡时，衣通绘已是汗流满面，但天气并不热。

为了不给在赤坂帝都饭店举行隆重婚礼的朋友丢脸，在和同来的女友商量之后，才决定到这里来的。但是，在赴宴之前，她已觉得疲惫不堪了。

在美容厅对面的角落里，从名古屋乘东海道新干线一起来的女友正请一位英俊的男美容师为自己梳妆打扮。为衣通绘服务的中年城市妇女被其他美容师称为“女士”，好象是位头面人物。这样一来，她更得意了。

“你叫中垣内衣通绘？这名字挺新鲜。”

“是的。”

女友曾发牢骚说，预约的时候为了说明衣通绘的名字费了很大的劲儿。

“在桑名地区，这个姓多吗？”

“不多，只有我们一家。据说，在祖父的原籍这个姓可不少。”

美容师一边忙着，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问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不愧是一流美容厅，对头发的处理十分认真。在亲切的交谈之中，服服帖帖的发型已经做成了。

豪华的设备加上精细的处理技术，更使人感到受用不起了。而且，美容师似乎很健谈。

“你这头发软得真没挑儿了。松散着很舒服，一烫就有点儿痛吧！”

“是的。”

“同样，我也是一样，所以我很清楚。”

中年妇女一提起头发，衣通绘更加不安起来。因为她想起了没见过面的母亲。

衣通绘对自己的母亲一无所知，无论是长相、经历，还是现在的死活，一概不了解。直到过了二十三岁生日的今天，她一直蒙在鼓里。已故的祖父、祖母和每天见面的父亲都不对她讲母亲的事。

小时候她曾问过祖父、祖母几次，但回答都是一样的：

“衣通绘，你不喜欢没有母亲吗？爷爷、奶奶和爸爸都很疼你；正因为你没有妈妈，大家才一点儿委屈也不让你受呢！这样，你还想要妈妈吗？”

奶奶说着流露出悲戚伤感的神色，衣通绘就不便再追问了。

上中学时，一位不认识的女人给父亲来过一封信，也只有这一次。没有寄信人的地址，父亲收到信之后，神情反常，对此衣通绘印象极其深刻。后来，在户口簿上发现了母亲高仲房枝的名字，这时，她记得给父亲寄信的女人也是这个名字，但不十分肯定。对衣通绘来说，这就是她对母亲的全部记忆。

美容师精神饱满，显得很年轻，但大约已年逾四旬。

约莫与衣通绘母亲的年龄相仿。从她抚摸着自已乌发的手上，衣通绘感到了温柔之情，似乎这不仅仅是美容师的职业特征，而且有些象是母爱。

2

当她出神地想着母亲的事情的时候，头发已经被收拾利索。就在衣通绘对她的绝妙技艺钦佩不已的时候，和服也穿好了。

“可能稍紧一点儿，但紧点儿，今天一天都不会走样了。”

一照镜子，衣通绘简直漂亮得让人认不出了。

“怎么样，漂亮吧！”

美容师边说边象鉴赏自己的出色作品一样上下打量着衣通绘。

今天的衣通绘的确漂亮，连自己都难以置信。不得不使人感到，一经东京头等美容师之手，不仅外表漂亮，连心里都觉着舒坦。

“下次，您就该当新娘了？”

“不，还早着呢！”

“为什么？你多大了？”

“到上月底已满二十三岁，但是，还没顾得谈这事。”

“是吗！都二十三啦！象你这么俊俏的姑娘，男人是不会不找的，只怕是你父母舍不得放手吧！”

“不，不是的。”

衣通绘未能现实地考虑自己何时结婚的问题。

她不象同车来此地的江里子，具有独立在严酷社会生活中生活下去的勇气，也不象今天举行婚礼的女朋友，通过婚前教育和相亲，一步步完成了结婚的准备工作。

衣通绘大学毕业后，无所事事地过了半年。二十岁后，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再也无人过问她的婚事了。

父亲什么也不说，对于在人生的关键的时刻无人予以关心的现状，衣通绘是十分不满意的，但是，父亲依然如故。方才在新干线的列车上，江里子就指责她，这些事不能依靠父亲，而应自己解决，但是，自己什么事也办不成，一直这样拖着，让时光白白流逝。

只有过一次，那是大学时代，参加联欢会回来的路上，高年级的同好会^①会员石田达彦曾向她求爱，衣通绘慌忙避开了。她自己也觉得如此虚度时光是十分可怜的，但非常惧怕单独与异性接触。

她一面想着母亲，一面在祖父祖母的娇惯之下长大成人。多亏父亲经营着一家联营家具店，才使她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活条件，但她总觉根基不稳，心中感到惴惴不安。衣通绘知道，由于在优越生活的背后隐藏着自己不了解的可怕的出生秘密，才使她心神不宁。但是，了解真相同样是十分可怕的，所以她什么也不调查，白白

^① 同好会是一个学生组织，类似于俱乐部。——译者注

过了二十三年。

如果结婚，对方一定要了解母亲的事，即使父亲守口如瓶，只要托兴信所^①一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况且，户口册上明确地写着衣通绘的出生地：岐阜县王御泷郡昭和町大字神守字山上十三号。到那里一调查，什么都能搞清楚，或者向了解二十三年前的父亲的人一打听，也可以弄个一清二楚的。

即使真相大白，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衣通绘唯恐隐藏着令人绝望的事实，这种恐惧心理使她失去自制，笼罩着她的心田。

“就这个打扮回家吗？收拾得这么漂亮，您母亲一定非常高兴。”

美容师收拾着衣服说道。

“是的，但是，我没有……”

衣通绘说到这里闭住了嘴，在这种地方不该谈家里的事。

“没有母亲吗？”

“是的，可父亲还在。”

“是啊，对不起了。我竟说没用的话。可是，您父亲一定很英俊吧！所以女儿才这么漂亮嘛！”

“不，不是的。”

“您父亲一定很温和吧！”

^① 兴信所是接受委托对别人的品行、财产进行秘密调查的机构。
——译者注